

何卫青  
著

# 鱼歌

*Fish Song*



“会的，会有一棵为你种下的花树的，”小鱼肯定地应道，“有一天，我也会到深海里去，以水为生的人，最后都会回到水，到那时，让我看看你的鱼花树……”

星辰海  
海洋幻想文学  
丛书

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
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



# 鱼歌

何  
青  
著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
·青岛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鱼歌 / 何卫青著. — 青岛 :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, 2017.8  
ISBN 978-7-5670-1548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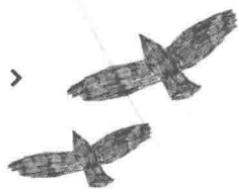
I . ①鱼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111号

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 
出 版 人 杨立敏  
网 址 <http://www.ouc-press.com>  
电子信箱 oucpublishwx@163.com  
订购电话 0532-82032573 (传真)  
责任编辑 王 晓  
电 话 0532-85901092  
印 制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
成品尺寸 150mm×218mm  
印 张 9.5  
印 数 1~5000  
字 数 73千  
定 价 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532-88194567, 由印刷厂负责调换。

目录 >



隐鱼悬生 \_\_\_\_\_ 001

古岛树 \_\_\_\_\_ 012

鱼骨灯 \_\_\_\_\_ 022

明瞳 \_\_\_\_\_ 034

盲耳的鱼歌 \_\_\_\_\_ 046

成为隐鱼 \_\_\_\_\_ 068

悬鱼镇 \_\_\_\_\_ 081

鱼的梦 \_\_\_\_\_ 104

花丫 \_\_\_\_\_ 120



## 隐鱼悬生

### 1

悬生已经在礁石上坐了一天一夜。不时有海鸥落在他的头上、肩上、腿上，也不时有海鸥擦着他的面颊、头发飞过。若不是他机巧地躲开，它们恐怕会直冲到他身上的。虽说没什么关系，海鸥不会感觉到什么，至多感觉到风的阻力突然变大了，但被那么硬生生地撞一下，悬生可觉得有些疼。

这一天一夜，他看见了许多，听见了许多。

晨光半遮半掩地开始装点天空的时候，夜渔的船陆续返航了。海面上，汽笛嘟嘟响个不停，夹杂着船上

人的大声互致的问候。这些船陆续在悬生坐着的礁石对面的一个浅湾里停泊下来。一道长高石台从岸边伸过来，台面上砌着一排矮水泥石墩。船上的人把锚抛出来，套在石墩上，然后把一个个橡胶圈抛到水里。橡胶圈上绑着厚厚的泡沫垫子。锚绳的一端系在橡胶圈上，橡胶圈沉浮几下，便静漂在水面上。有人小心地从船舷边爬下来，站在泡沫垫子上，再仰面张开双臂，接过船上的人递下来的方式或圆的塑料筐，里面或鱼或虾，应该是夜里的收获。然后这个人蹲下来，把筐放在脚边，一手拉住锚绳，一截一截往胸前收。泡沫橡胶圈便划向长高石台侧面的一段斜台阶。

长高石台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大都是些主妇，她们正等着购买新鲜的海货呢。有个年轻的女子大概刚刚升级为母亲不久，居然把一辆粉蓝相间的婴儿车也推来了，车上躺着个裹得严严实实、只露出一张圆圆脸的婴儿。婴儿早就醒了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，头也随之左转右转。突然，婴儿的目光停留在悬生身上不动了，眼睛里闪烁着特别的好奇。悬生激动地从礁石上跳下来，碎步跑到婴儿车边，趴在车沿上，欣喜地对婴儿喊道：“嗨，你好！你好！我是悬生。”可是，婴儿眨巴



了一下眼睛，把头扭向了别处。

唉！悬生长叹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失落地低下头。

汪汪汪！狂躁的狗吠突然惊雷般响起。一只脏兮兮的大黑狗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，朝着悬生长奔而来。悬生的心猛地一跳，连忙抬起头，迎着大黑狗。

正跟渔民讨价还价的主妇们被狗吠声惊得纷纷回头张望。年轻的妈妈惊叫一声，扔掉手中的一网兜螃蟹，慌忙把婴儿车拉近身旁。两个皮肤黝黑、身材强壮的青年渔民见状，跳起来，恶狠狠向跑来的大黑狗扔了几块石头，嘴里喊着：“滚！滚开！”

大黑狗呜咽着，讪讪掉头，转眼就不知钻到哪个角落里去了。

悬生一声轻叹，站起来，重新回到礁石上坐下。

## 2

渔市的喧嚣很快淡下来，渔民和主妇们各自心满意足地散去了。沙滩上恢复了夜一般的静寂，但此刻夜已远远过去，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上。悬生不时抬头，眯起眼睛跟它“对视”。这会儿的温暖刚刚好，跟深海

# 鱼歌

底的温度差不多。

“等到眼睛有灼烧感，”悬生想，“我就坐到那边那棵云杉树枝里面去。”

礁石里休憩的海鸥们全都飞起来了，有的飞向远方，有的在海面上掠水滑翔，偶尔有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。但大部分时候，它们是静默的，静默地展翅，静默地掠水，静默地栖落。

大路那边，走过来两个人。一个少年，一个少女。他们挨得很近，像是一对恋人，但都很忧郁。他们走过沙滩，走得很慢，很轻，淡黄色的细沙似乎有一股吸附脚步的力量。不过，他们终于走过去了，走上砌着水泥石墩的长高平台。少女在一个石墩上坐下来，少年站在她身边。他们沉默不语，眺望着遥远的天海线。

一阵海风轻轻吹过，悬生闻到了沙的味道。

少年轻轻把左手搭在少女的右肩，少女没有动。不一会儿，她抬起左手，搭在右肩少年的手上。就在他们的手相触的一瞬间，悬生蓦然瞧见无数只彩色的小鸟，极小极小的彩色鸟，从少年和少女的手掌间飞出来，鸟羽流光。它们绕着少年和少女盘旋了又盘旋。



# 鱼歌

少年和少女似乎对这一切一无所感，仍然保持着静坐和默立的姿势。但悬生觉得，少女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少年的眼睛里，分明盈满了泪水。

悬生跳下礁石，跑过去。在那些彩色的小鸟飞入尘埃，全部消失之前，他捉住了其中的一只。

他双手捧着这只鸟，把它伸到少女和少年面前，大声说：“给，这是从你们的手掌中逃出的鸟。”

少女慢慢站起来，侧身望着少年，颤声说：“我等着。”少年的一滴泪落了下来，在面颊上落成了串。他艰难地摇摇头：“不，不，那可能是一辈子啊！”

少女的颤抖突然停止了，声音变得坚定而执着：“我等着！你呢？你也会等么？”

少年没有回答，搭在少女肩上的右手挪到她的头发上。悬生上前一步，又大声说道：“喏，这是从你们手掌中逃出的鸟。”

可是话音未落，彩色的小鸟骤然张开翅膀，一道彩光似的飞出悬生的手心，稍纵即逝而去。少年揽住少女的肩膀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
悬生长叹一声，又退回到礁石上。



## 3

预想的灼热并没有到来，原来碧蓝的天空生起几大片乌云，其中看上去很厚很重的一片正好遮住了太阳。乌云移动得很慢，几乎像是静静贴在天上的。

悬生还在礁石上坐着，他不觉得会有一场雨下来，那么几片乌云聚不起一场雨的。不过，他犹豫着要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听听，到更远的，海滩以外的地方去。

身后响起嘻嘻哈哈的欢闹声。悬生回头张望，一群头戴小红帽的人正由远及近，往这边走来。为首的姑娘举着一面花旗子，不时挥舞着，一边挥，一边喊：“这边，大家往这边来。”

这群人在悬生坐着的礁石旁站住了。他们叽叽喳喳，手舞足蹈地指点着石头，有几个小孩还跑过来，试图爬到礁石上。举花旗子的姑娘走过来制止，孩子们不情愿地背靠礁石，仍然粘在那儿。悬生觉得，有个高个子的孩子压住自己耷拉着的腿了呢。他抽动了一下，那孩子只是扭了扭身子，仍然死死地贴压着礁石。

举花旗子的姑娘指着礁石说：“大家仔细瞧瞧，它像什么？”

于是人群三五一伙，绕着礁石指指点点开了。

“像啥呢，啥也不像呀！”

“我看就是一块石头！”

“站远点，你站远点再瞅！”

.....

“哎哟！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呢！”

“是哦！是哦！是有点像个人的样子呢。”

.....

悬生突然有些不安，更有些兴奋。“像个人？！”

终于有人看见了么？

举花旗的姑娘走过来，走到人前。戴小红帽的人慢慢将她和悬生身下的礁石围了起来。姑娘笑盈盈的，点点头：“对啦！这是一块有故事的石头呢！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儿生活着一个老渔夫和他的女儿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渔夫渐渐衰老。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经历风吹日晒的海上生活，便自告奋勇要替父出海打鱼。这是个勇敢善良的女孩。可是老渔夫很爱他的女儿，坚决反对。因为他觉得颠簸的海上生活，不属于女孩子。女孩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可是第二天夜里，老渔夫还在沉沉睡梦中的时候，女孩悄悄起身，驾船夜渔



去了。很奇怪，老渔夫那一夜睡得特别沉，特别安静。而大海那一夜，却特别不平静，风起云涌，浪涛冲天。许多准备夜渔的渔船搁浅在沙滩，没敢出航。人们都说，那一夜，海上闪过一道又一道的蓝光，像是闪电，又像从海底射向天空的神秘光束……

听到这里，悬生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躯。

“哎呀！”立刻就有人惊叫起来，“看见没有？你们看见没有？！我咋觉得这石头上刚刚也有一道蓝光闪过呢？”

“魔障了吧，你！”有人哈哈笑话他。但这个人仍然心有余悸地摇摇头，说：“真的呀！”

悬生不敢动了。

举花旗的姑娘继续讲起来：“老渔夫早上起来，发现女儿和渔船都不见了，真是又气又忧。他跌跌撞撞地跑到海边，眺望已经恢复平静的海面，期待着女儿的归来。因为睡得太沉，他根本不知道夜里的波澜。太阳出来又落下，月亮升起又归去，女儿还是不见踪影。别的渔夫听说了，想起夜里的风暴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老人。这老渔夫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大海，日出日落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再也没有离开过眺望的位置。

渐渐地，他的身躯变得僵硬，经风吹日晒，还有潮水的拍击，就变成了一块礁石。瞧，就是这块礁石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，就管它叫‘石老人’。”

唉！哦！人群叹息着，又绕着礁石，指指点点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大爷在一个孙子模样的年轻人的搀扶下，一边转，一边瞧，一边嘘唏不已。突然，他猛地扯了一下年轻人的衣袖：“小四，这石头上咋还坐着个小孩子呢？”

悬生再也忍不住了，跳下来，扑进老大爷的怀里。是啊！是啊！老爷爷，老爷爷，我是悬生，悬生！告诉您吧，这个老渔夫的女儿还活着呢，真的，还活着呢！

老大爷趔趄着往后退了几步，叫小四的年轻人慌忙扶住他：“什么呀！爷爷，您看花眼了吧。哪来的小孩子啊！您可站稳咯，我说别出门吧，您非要跟着来。”

听小四这么说，老大爷有些茫然，摇摇头：“看花眼了？”

悬生一愣，知道这一次，又是自己的胡思乱想。他忽然很生气，生自己的气，生隐鱼的气。为什么呢？隐鱼看得见一切，听得到一切，却没有谁看得见他们，没有谁听得见他们，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存在，除了花丫



姐婆，除了海里的鱼精。

## 4

悬生就那么呆呆地坐着，目光所及的一切，耳力所触的一切，浮云流光般飘来闪去。

远处海面上，一艘大轮船滑过来又滑过去，甲板上站着不少乘客。他们趴在船舷上，全都伸颈引脖朝悬生的方向张望着。但悬生知道，他们看见的不是自己，他们看见的是这块叫石老人的礁石。

“哎呀！”悬生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赶忙从礁石上跳下来，用手轻轻抚了抚自己刚才坐过的地方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冲着这块礁石鞠了一躬。

“石老人的女儿知道她爸爸变成石头了吗？”

咸涩的海风拂面吹过，悬生不由打了一个冷颤。夕阳已经开始渲染天空。附近大大小小的礁石，陆陆续续有海鸥栖落在上面。远处看得见一排高高的防风塔形柏树，树杈间隐隐透过莹蓝色的光。

“花丫姐婆呢？陆地上的人能看见鱼精吗？”悬生突然想。

## 古岛树

### 1

小渔村的古树岛上，又种下了两棵树。一棵紫丁香，一棵白丁香。

小鱼问爷爷：“他们真的再不回来了吗？”

爷爷没有回答，榆木桌板上，放着两尾干鱼，皮肉已经剔除干净。爷爷正用细砂纸小心翼翼地打磨骨刺。

他在做鱼骨灯。一盏要挂在紫丁香树上，一盏要挂在白丁香树上。古树岛上的花树，老的，已经上百年；年轻的，还没有开过一季花。每棵树上，都挂着一盏鱼骨灯。老的那一盏已经亮了上百年，年轻的那一盏，



还没有照满四季。

花树一种下，就要开始制作鱼骨灯。但挂灯，是树种下后的第四十九天。爷爷说，这四十九天，鱼骨灯在等光。

小鱼对此似懂非懂。不过做好的鱼骨灯，的确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流逝，颜色会变得越来越灰白，在日光、月光、灯光的映照下，释放越来越亮的幽蓝。

小鱼半个身子趴在桌子上，胳膊肘抵着桌面，双手托腮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两盏尚未完成的鱼骨灯，若有所思。

然后，小鱼又问，这回更像是自问自答：“他们说不定变成鱼，到深海里过日子去了哩。”

爷爷的手突然一抖，细砂纸上腾起一缕鱼骨灰的轻烟。他抬起头，深深地看了小鱼一眼。

## 2

紫丁香树是为鱼大伯种下的，白丁香树是为鱼四爷种下的。他们俩从年轻时就总是驾驶一只船出海打鱼，也是驾驶同一只渔船消失在海上的。

两个人都喜欢丁香花。鱼四爷最爱白丁香，鱼大